

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逐字记录

主席：卡卢库比罗-卡穆南维尔先生(乌干达)

目 录

议程项目34：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听证

本记录可以更正，
请更正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在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各项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单册。

Distr. GENERAL
A/SPC/45/PV.25
5 December 1990
CHINESE

下午3点30分开会

议程项目34(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听询

主席(以英语发言):今天下午本委员会将继续并结束关于“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34的听证。我们将听取剩下的代表发言。

各位成员都知道,关于这个将在全体会议上直接审议的项目,大会已经作出决定,对种族隔离问题特别有兴趣的组织和个人将被允许在特别政治委员会上发言。在1990年10月9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本委员会决定把11月15日作为提出要求听询和考虑在听询会之前的会议上收到的所有要求的最后期限。载于文件A/SPC/45/L.3中和第1至8号补编中的发言要求,后来于11月19日在其第16次会议上得到了本委员会的批准。

我呼吁所有发言的代表将其发言的内容限制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范围内。我也要求发言者讲话讲得慢一点,使其讲话的速度能够使口译跟上,这样有利于逐字记录员和新闻官员的工作。

第一位发言的是传统基金的迈克尔·约翰斯先生。我现在请他发言。

约翰斯先生(以英语发言):今天我荣幸地就国际上关心的这一重要事项在本机构发言,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我们今天的会议是在南非出现这样极佳机会的时候召开的。任何客观的观察者都一定注意到在南非出现的新的现实:种族隔离制度正在消亡,我们正处于该国出现新型政治制度的前夕。这是一种积极的事态发展,而且还是人们抱有希望的原因。

我们这些积极处理南非问题的人士多年来一直感到气愤的是,该国的局势坦率

地说一直是无休无止的危机。虽然实行了改革,但这些改革只是装门面的点缀。暴力活动继续存在,经常造成无辜平民的死亡,南非经济由于受到国际经济和财政制裁而大大恶化,造成越来越多的南非人失业和就业不足,其中大多数都是黑人。我们许多人都曾在南非努力寻找希望之光,但坦率地说,希望之光很难找到。

现在,我感到这一切都在变化。黑人政治组织得到解禁。紧急状态和《公共场所隔离法》被解除。大多数政治犯获得释放,也许更重要的是,不久将为制定一部新的南非宪法进行谈判,从而为实现一个民主的南非铺平道路。

南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疾病有许多原因,但其根源是种族隔离制度,它是我们星球最可恶的现代政治制度之一。幸运的是,德克勒克的南非政府、绝大多数的南非白人和几乎各个南非政治组织现在都承认这一事实。德克勒克曾在1990年2月2日说,新的南非应该包括

“一部新的民主宪法;普遍公民权;没有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统治;在独立司法面前人人平等;保护少数民族和个人权利。”

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土崩瓦解,有两个问题我们应该扪心自问。第一个问题虽然是这两个问题中较次要的一个,但它对历史学家来说具有相关性,并将影响我们对南非今后的政策:种族隔离这样一个生存了几十年的制度为什么现在行将崩溃呢?是什么因素使得南非领导人开始进行这样的变革呢?人们会非常倾向于得出许多人会认为显而易见的结论:美国和国际制裁是其原因。毫无疑问,制裁措施向南非发出了一个信号,但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因素引发了该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变革。

第一个因素来自于席卷我们星球的巨大变革。多年来,南非政府一直惧怕非洲人国民大会,因为它把这个组织视为苏联在南部非洲扩张主义的工具。鉴于莫斯科已开始撤出其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事和其他支持,政府感到更有信心,认为它能够把非洲人国民大会作为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来打交道。政府不再把非洲人国民大会视为是一种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南非变革的第二个原因是南非白人都认识到,应该拆除种族隔离制度。当德克

勒克1989年9月当选时,他曾开展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自他当选以来,德克勒克改革执行的速度超过了许多人的预想,但从政治上讲,是现在明确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白人选民使这些改革得以进行。

虽然南非进行改革的原因可以辩论多年,但我们有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要扪心自问:既然种族隔离正在土崩瓦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任务再也不可能只是单纯地反对种族隔离。我们需要对南非的某些东西予以支持,我认为,这种我们予以支持的东西应该是尊重所有南非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制度。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南非。

我们怎样去做呢?首先,让我表明,我们不是通过支持南非的这个或那个政党,而是通过支持一种基于自由的制度而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参加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人不应在把我们自己视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或英卡撒自由党,或其他这类政党的支持者。让南非人民自己决定他们愿意让其中哪一个政党代表他们参加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的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

然而,我们应当协助建立真正自由的制度。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国政府,即美国政府已决定专为此目的向南非提供1000万美元。我希望,这项援助能够协助南非创立一个以前没有的民主基础结构。

我还希望,联合国将开始客观地看待南非的政党:如果你们要帮助非洲人国民大会,那么也要考虑帮助南非的其他政党。否则,中立也许是明智的。把这个决定留待南非人民作出,而帮助确保种族隔离制度不被另一种形式的暴政所取代,并确保种族隔离的瓦解导致真正的自由和经济发展。

你们在经济上援助南非黑人大多数人民方面可以有所作为的一个领域是取消制裁。南非黑人大多数失业人数和就业不足人数的总和现在为令人目眩的47%,这主要是因为南非作为一种出口趋动型经济无法进入许多国外市场。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土崩瓦解,现在已经是考虑解除这些制裁措施的时候了。应该听取南非黑人大多数人的声音,根据最近的盖洛普民意测验,82%的南非黑人都反对把制裁作为制止种

族隔离的手段。

让我今天给各位留下这样一个思想：你们许多人可能在制裁问题上同我的立场不同。让我们把它抛置脑后。它已经不再是国际南非政策的相关或首要问题。就我国而言，我可以说，对南非的制裁肯定不久将取消，也许将在2月或3月就会取消，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对南非出现的变革作出反应；非洲和欧洲各国政府正在调整它们的政策，以反映那里出现的迅速变革。它们正在恢复南非商业飞机的着陆权，并正在解除对该国的制裁。

因此，现在对南非的国际政策演变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候，我们应该不再集中注意我们所反对的东西，而开始集中注意我们支持什么这一更加重要的问题。

我要建议，我们在南非的目标应该不低于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寻求的目标：个人自由的胜利、每个男人和妇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并在没有阻碍其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政府的情况下谋求其命运的权利。如果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话，南非可能会成为非洲乃至世界的一个范例，我们大家都能够为帮助这一壁垒森严的国家达到其新的起点作出我们微薄但重要的贡献而感到欣慰。

巴伦先生（杰弗逊教育基金）（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委员会给我机会，就南部非洲地区和全世界千百万人十分关心的问题向委员会发言，这个问题是：怎样才能最好地推动和支持南非的改革进程？联合国和许多立法机构都在处理这个问题，而且这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政策的目标是明确、不容置疑的：结束种族歧视。但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却是多年来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要想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南非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新的政策的取向。

一年以前，我正是在这个委员会问到，虽然还无法确知，但是否应该设想南非在试图结束种族隔离。在那个时候，南非社会结构本身正在出现激烈的变化，因而联合国需要重新评价其对南非的政策和态度。

南非局势发展的规模和程度都不亚于东欧的重大事件。国际社会通过我们积极参与改革进程而给予的支持和鼓励，可以给那些为南非带来积极的、没有预见到的

变革的人所作的英勇的努力以宝贵的、十分需要的援助。

F.W.德克勒克政府致力于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最后残余。他们在根除早就为南非多数人,包括黑人和白人所唾弃的制度而工作的速度和效率远远超出了多数观察家所估计的可能性。

虽然德克勒克政府结束南非种族隔离的积极性和愿望一再受到质疑,但他们努力的结果雄辩地证明了他们的诚意。仅仅在一年以前,谁能够想象到南非已经出现的令人振奋、不可逆转的变革?的确,南非人可以现实地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可以享有一个充分的民主政府和自由市场经济。

孤立南非的目的是促成改革进程的积极变化。对政党解禁、承诺民主改革和废除《土地法》、《公共场所隔离法》和《种族区域法》是实实在在的、不容否定的证据,表明南非已经朝着完全融洽和非种族社会的方向大步迈进。这个机构,或者世界上任何立法机构都不能再否认,南非已经出现了真正历史性的变革。因而,外交、经济和社会孤立的目标已不再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宗旨。

诚然,南非仍有许多问题。哲豪萨人和祖卢人之间的普遍暴力从8月中旬以来已造成至少850人死亡;白人保守派顽固抵制变革;反对党支持已经失败的共产主义理论政策,以及需要通过一份新的宪法,保证所有少数民族的权利等等都仍然阻碍着南非朝着“一个新南非”的不懈进展。

然而,鉴于已经出现的迅速而不可逆转的变化,应该全面重新考察世界对于南非的态度。新的宪法将规定,所有公民,不论黑人还是白人,有同等价值的选举权。它将保证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司法制度,并且编纂一份“权利法”。这些是一个民主试验很少成功的大陆上的历史性成就。

南非是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变化的动力。它们行动的成功将成为其它国家学习的榜样,而且成功的关键是国际支持,而不是谴责。如果国际上的忽略和干脆的敌对态度使南非的试验失败,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南部非洲国家把南非看作是它们的经济希望。成千上万的黑人由于南非的现代化经济而得到工作。由于继续从

正面攻击南非经济,我们伤害了依赖南非经济而生存的数百万家庭。这一地区没有哪一个国家建设了一个能与之比较的经济基地,而且如果没有南非,整个地区都有可能陷入经济萧条,使民主运动失去生命的源泉。

应该欢迎南非真正的改革决心。南非的未来处于微妙阶段。南非受到世界关注的沉重压力,而且为在国际社会的心目中恢复地位而艰苦地努力。这个国家应该为它的进步而受到鼓励,为完成其改革而得到援助。

的确,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都曾在我们本国同民族和种族紧张关系作过斗争。我们都可以说,这些魔鬼是不可能完全铲除的。事实上,自从共产主义垮掉以来,根深蒂固的民族紧张关系重新抬头是东欧和苏联变革中的一件大事。四十年来,由于整个国家都面临着更大的邪恶,所以几个世纪的民族敌对远远低于沸点。但是,正如我们在南斯拉夫、匈牙利、艾沙尼亚、拉脱维亚和东欧及苏联许多其他地区所看到的,人民一旦重新得到言论和行动自由,这些紧张关系就迅速地表现出来。四十年来残暴压制性的共产主义在整个欧洲未能战胜的东西,我们不能指望南非政府在几个月内就克服。任何一个面临种族或民族分裂的国家的唯一希望在于建设一个合作与相互尊重的基础。必须鼓励人民为了大局而摒弃个人的分歧。在南非,实现这个大局的时机已成熟,它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而不是打击。

如果从联合国和其他组织不能得到积极的反应,南非反对变革的力量就可能扭转改革的潮流这一危险是存在的。除非政府能够指出国际社会积极反应的具体事例,变革的意志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西欧的进步政府认识到已经取得的很大进展,已经放松了制裁。南非不顾一切地寻求联合国的赞同,所有南非人都将密切注视这次听询的结果。

本委员会有机会朝一个新的方向努力:离开敌对立场,采取积极反应,顺应,而不是抵制南非的变革之风。正式承认南非的进步,不论是通过允许参加体育运动还是采取其他措施,都将给南非的改革者以预言中的“胡萝卜”,促其继续变革,并且使过渡更为顺利和迅速。

南非的改革运动不能靠关于经济合作的含混而遥远的许诺而维持。我们已经看到,最可能进一步受害的正是制裁和其他惩罚行动试图帮助的那些人。立即真诚地重新审查联合国对南非的政策将会给改革以更大的刺激,并将帮助举起新南非的大旗:它有利于实现为和平共处和向新政府移交权力所必须的种族和谐的微妙平衡。

本委员会应该致力于这项任务。在南非存在着积极变革的巨大机会,但我们必须参与其中,不仅仅是起随时判犯规的裁判的角色。承认和鼓励南非的积极变化就会给改革者以武器弹药,同那些想要拖延或挫败当前在南非声势越来越大的进步、民主行动的人作斗争。他们的成功取决于你们的鼓励。我们站在一个门槛上,要欢迎一个新的、完全民主化的南非回到国际社会。不论对南非人还是对于全世界支持民主的人,这都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我们配合而不是反对南非改革的决心将导致这样一天到来:种族的障碍不再人为地阻碍经济和政治成功。崇高的目标吗?不是的!有了你们的支持就能够实现。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美国南非人民友好协会代表博贾纳·乔丹先生。

乔丹先生(以英语发言):我代表美国南非人民友好协会感谢特别委员会邀请我就关键和紧要的种族主义南非的问题向委员会发言。今天你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讨论南非今年应该注意的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即南非政府试图使世界相信它有诚意使这个国家摆脱残暴的种族隔离制度,然而它们的行动导致了这一观点,即阿扎尼亚/南非人民和解放运动距离他们自由、幸福和自决的目标与以前任何时候一样遥远。

这种欺人之谈和相反行为的第一个例子是所谓“黑人与黑人交战”。今年9月11日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所谓的黑人之间的争斗夺去了5000人的生命。这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种族主义政权分裂和统治黑人策略的直接结果。那些大规模屠杀的某些参加者后来的坦白和揭露证实我们是正确的。

政府把居住宿舍的工人巴尔干化,为人民彼此之间这种不必要和任意的屠杀创

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些宿舍中，工人们被根据种族划分。某些种族集团受到区别对待，某些特权就在眼前摇晃。政府官员在这些宿舍中仍然奉行这些政策。南非许多进步组织已要求立即废除这些宿舍。

同样，政府一直在鼓励和武装一个集团——比如英卡萨(Inkatha)集团——来袭击反种族隔离集团。一旦开始以后，这种痛苦的争斗不断剥夺阿扎尼亚人民的生命、自由和幸福。我们真诚要求正在战斗的非洲人能够和解并把他们的精力集中于推翻人民真正的敌人——南非共和国的种族主义政府。

该种族主义政府在国际社会面前提出一项建议把自己描绘成改革者，而同时又向南非人民施加相反政策的另一个例子是解除对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禁令，而接着又拒绝允许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成为政治进程的积极参加者。当真正的努力没有到来时，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证明这种良好意图是伪造的。

该政府谴责了反对种族隔离的和平抗议和罢工。在很多领域拒绝允许政治组织的成立，而当政治组织的成员集会进行和平政治活动时，他们遇到了来自警察或政府武装部队的催泪瓦斯、子弹和武力。今年，即1990年，该政府正在阻止政治进程中产生结构和作用。

更具体地说，当南非政府拒绝给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外交代表团成员签发签证，使其无法参加10月份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已故的哲普·莫索朋同志的葬礼时，我们对该政府改革意图的信心和信任破灭了。泛非主义者大会现正在计划于1990年12月9日至11日在约翰内斯堡召开自从今年早些时候被解除禁令以来的第一次年会。

似乎要在伤害之外又加侮辱，在泛非主义者大会总部11月15日接到的一封11月9日的信中，种族主义者立宪发展部部长凡·维尔乔恩先生公然拒绝赦免泛非主义者外交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其他人，这些人有合法权利参加他们应该是已被解除禁令的合法组织的会议。该政府争辩说，在它把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被流放者送回国之前，泛非主义者大会必须“使自己远离武装斗争”。显然只有那些愿意随着种族隔离的

曲调和音乐跳舞的组织和人们才会被欢迎进入南非。与此相应,解除对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禁令,对南非政府没有任何意义,除非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同意坐到谈判桌上来并接受所提出的任何无价值的建议。这不仅仅是政治行动;这是最高形式的专制。

至于谈判问题,我们感到在专心致力于就一个非种族和民主的阿扎尼亚进行谈判的事务之前,该政府必须同意根除种族隔离的某些支柱。泛非主义者大会指出——而且我们对此表示赞成——基本的支柱有:第一,人口法;第二,1913年和1936年的土地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种族区域法;第三,班图教育法;第四,三院议会制;第五,班图斯坦。

所谓有关会谈的会谈没有涉及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该政权成功地使得解放运动的一个部分进行创造有利气氛的谈判,该政府只能赢得时间,从而延长种族隔离的寿命。应该谈判的是促进制定新宪法的机制。因此我们支持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呼吁,举行一人一票的选举,选举一个国民代表大会。我们重申我们对该政府在整个谈判事务中的诚意和立场的一贯性表示怀疑。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与我们一起识别成为德克勒克改革特点的虚伪、谎言和恐吓。必须重新施加压力,迫使南非政府采取废除种族隔离、种族主义和压迫各方面的立场。解放运动必将继续受到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不应当让人们怀疑这一点:在阿扎尼亚/南非人民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值得一提的变化。所谓的改革,谈判或关于会谈的会谈仅仅是给阿扎尼亚/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压迫苦药加上一层糖衣的各种办法。上星期六在斯威士兰的姆巴巴内举行的经济首脑会议结束时,19个东非和南非国家的元首要继续维持对比勒陀利亚的制裁,并拒绝接受南非,直到这一白人少数政权被推翻,直到那里所有的人民都获得自由,我们同意他们的这种意见。

主席(以英语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新非洲人民组织的代表阿迈德·乌巴费米先生。

乌巴费米先生(以英语发言):我代表新非洲人民组织的儿童、妇女和男人,代表本组织的主席乔克韦·卢穆巴兄弟和本组织的中央委员会,代表许多新的非洲政治犯和被关在美国这一帝国全国各地的战俘,即那些为使国内殖民化的非洲民族获得自由而进行斗争的人,用我们的革命战斗口号“解放祖国”向你致意。

我荣幸地怀着尊敬的心情代表我们的组织向这一具有崇高威望的机构发言,解释在我们看来是非常严重的矛盾;尽管现在大谈变革,这些矛盾仍然在被占领的阿扎尼亚存在。

但是,首先我要向你,向贵国,而且毫无疑问向我有幸见到的穆萨韦尼总统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对被占领的阿扎尼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其他所有正义斗争的一贯原则支持。

当被问及阿扎尼亚有什么新内容时,我们明确地回答“什么也没有”。没有发生重大的变革,因为种族隔离的下列五个支柱仍然没有被触动:1913年和1936年的《土地法》;《班图教育法》班图斯坦制度;《人口法》;以及三院议会制度,它包括白人、亚洲人和所谓的有色人,四个不同等级的人种,这是一个白人在最上层的等级制度。

实际上,考虑到这一点并考虑到目前种族主义政权对阿扎尼亚解放运动不断进行的破坏,我们怎么能够认为还有谈判的基础呢?根本没有谈判的基础。

现在我们所能考虑的和所能合法支持的是召开在一人一票基础选举产生的立宪大会。它的任务应当是为一个非种族和民主的阿扎尼亚起草一部新宪法。此外,我们认为只有被压迫的非洲大多数人才能确定什么时候发生了有意义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在这之前,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维持压力,并加强经济制裁。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支持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

最后我要以一个我认为非常显眼和无情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我们认为白人种族主义定居者政府根本没有对阿扎尼亚进行不可逆转的改革作出承诺。在泽弗奈亚

·莫托彭主席逝世之后，种族主义政权拒绝让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被流放的领导人到国内来参加他的葬礼，也不让他们参加即将召开的他们所代表的阿扎尼亚群众大会。这都是在立宪事务部长在写给莫托彭主席的信中提出进行探讨性会谈的要求之后发生的。这不仅对该政权产生了消极影响，而且也清楚地揭穿了关于对政治组织解禁的谎言。

对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现在谈论很多。关于这一概念我们所担心的是，据我所知只有欧洲人才参加的这些讨论中，一些原先采取反对南非种族主义定居者政权原则立场的国家现在可能又想与该政权套近乎了。我们希望我们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但是正如我们的革命烈士马尔科尔姆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唯有时间能够证明一切。

主席（以英语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代表拉尔夫·博伊德先生。

博伊德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怀着深深的耻辱感，借这一非常的机会向联合国的这一伟大的特别政治委员会表示诚挚的赞赏，感谢它允许我代表我的美国同胞谈谈对正在迅速变革的南非发生的动荡不安和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看法，在联合国为世界所有人民争取自由和安全作出的努力中，南非问题将继续得到优先考虑。

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我在国外经历过人生痛苦和战争悲剧，并亲眼看到过受害者的困境。这给了我只要哪里存在不公正，就要继续为改善人类的命运进行奋斗的动力和勇气。这一直是我过去的使命，它也将是我今后的决心。

在本世纪将近三分之二的的时间里，我的生活一直是成功的，因此，我深信有着善意的人民，不论其种族、肤色、信仰或出身如何，都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解决我们共同的问题，并满足导致我们分裂的需要。

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寻求这一途径的希望、信念和远见。只有人类阻碍着道路，才会停止进步。

通常不断提到这样的说法——“不管对否都是我的国家。”对我来说，我必须问，这种说法是否与我作为一个基督教公民所负的义务和最终的忠诚是相一致的。

然而,当我肯定我的国家或其他任何国家的政策是与上帝的意愿相冲突时,这是否需要作出适当的反应呢?

为了寻找更多的启示,我找到了以赛亚书第58章的第6和第7节,先知以赛亚说:

“我要你把饼分给饥饿和贫穷的人。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

南非在1990年仍然不是自由的——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吗?你知道自从去年我在这里以来俄罗斯帝国已经崩溃,东欧摆脱了奴役的枷锁。那么为什么南非没有呢?

昨天晚上,一家主要电视网的一名外国记者在一篇发自南非的三分钟报道中说,这个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但由于“种族隔离没有结束”,正面临着垮掉的年轻一代。种族隔离仍然活着。

很快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此呢?今天我谨向你们提出同样的问题。

据我们从这位记者的话中所理解的,基层运动的年轻人决定不上学,是因为可耻和低劣的条件。他们现在意识到他们的家长和家人在种族隔离的南非的短暂生活中以耐心和忍受困难与没有得到履行的承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是的,这是值得我们去慢慢理解的伤心的评论。

这位记者从年轻人表态中发出了现在自由的呼唤,即“先解放,后受教育”,这还有什么奇怪呢?他们理解了一直是他们的命运的经验;他们认识到,为了美好的明天的希望,必须结束产生各种影响的政治斗争。

在这一广播之后,还与最近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一位官员有联系,这位官员所发表的观点与新闻报道中的不一样。我们意识到,其他电台和电视台,以及新闻媒介的其他机构没有客观报道南非所发生的一切。他指出,斗争中取得积极进展,但没有提及,但是他提醒,各方力量仍在活动,以阻止传递给你们真正进展以及压迫的情况。

在继续与诸位即将返回的特使的谈话中,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个事实,即纳尔逊·曼德拉从27年的囚禁中被释放很快就有一年了。现在大规模地宣传机器会为你们提供让你们领悟的情况,即德克勒克总统宣布解除对新闻报道的某些限制之后,

一切都很好。还有，一些流亡的囚犯被释放和其他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等待着的较小的让步，这些情况将得到新闻媒介的广泛报道。但结果表明，纳尔逊·曼德拉仍然没有获得自由。如同其80%的同胞一样，他仍然不能在自己的祖国参加选举。

国际社会这个伟大的审议机构继续以不懈的热诚努力以直率的方式告知真相，使自由能尽快地来到南非人民的身边，这是我的真诚希望和我美国同胞及朋友所关心的问题。让我们加倍努力加强对南非的制裁。让我们增加对解放运动的物质上的支持，使之能够通过其拥有的一切手段推翻种族隔离制度。

我们认识到，南非的命运取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团结成为一个机构，以便结束种族隔离和为全体南非人民制定一部新的宪法。

我们今天聚会于此已经出现了一些充满希望的迹象。我得知在这一时刻曼德拉先生正在会晤德克勒克总统，讨论有关结束种族隔离和给予黑人大多数政治权利的谈判。泛非主义者大会代主席克拉伦斯·马克维图先生同意曼德拉先生的呼吁，共同致力于和平，我们对此感到鼓舞。

最后，我代表我的许多同事指出，已故的奴隶出身教育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先生曾经说过，“没有人不经搏斗而放弃权力”，还有一些人说过，有权的人从未将权力交给无权的人。

向你们发言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们感谢你们给予这次机会，并希望这一国际机构彻底认清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还需要做点什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南非阿扎尼亚学生运动代表曼特沙·莫霍洛女士发言。

莫霍洛女士（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想感谢主席，他是乌干达的大使，并感谢他的国家支持我们国家为争取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我还想感谢现任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的乌干达总统穆萨韦尼，他支持我们为争取自由和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更重要的是，我还想感谢你们给予我这次机会，向这一非常重要的委员会谈谈南非的局势。

我是一名学生，也是南非阿扎尼亚学生运动的成员。虽然南非阿扎尼亚学生运

动是一个非宗派性的组织,但是作为学生我们不能麻木不仁,不关心国内发生的事情。

我对南非局势的看法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发生的变化只是摆摆样子,或者只是表面的。的确,曼德拉先生被从监狱里放出来了,紧急状态被取消了,但是,种族隔离的支柱仍然完好无损。例如,土地法、种族区域法仍然存在,而且时至今日,多数难民不能返回家园。这只是几个例子。这就意味着除了在所谓的家园之外,我还不能够买土地,或在我愿意生活的地方生活,或得到平等的教育。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得到接受保健的平等机会。有人说在保健服务方面已经取消了种族隔离,但是,作为一个黑人,从时间和金钱上来说,我仍然无力得到良好的保健,因为良好的保健服务设施是在城市,而不是在村镇,远远超出了我所能及的范围。我认为南非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在各村镇,暴力及所谓的黑人之间的暴力正在升级,据报道,每天都有更多的人死亡。

我对本委员会的呼吁是现在不应该取消制裁,相反应该加强制裁。有人说,如果加强制裁,黑人会受害更多。但是,作为黑人,我们从自己的弱点中吸取力量。除了其他身分之外,我还是黑人、是妇女、是单身母亲和学生,我学会将我的麻烦转化成机会,推动我达到更高的程度。对我来说,在故乡千里之外的美国作学生意味着我不得不作出十分重大的牺牲。我不得不放弃我的住房,因为我无力支付租金。我不得将孩子留给双目失明的母亲,因为我在美国学习时无力让他们和我在一起。我的家庭了解警察骚扰造成的愤怒、痛苦和沮丧。1963年,我的哥哥在罗本岛被判15年监禁,在服刑12年之后,死于狱中。我的家庭受到了蹂躏。但我们在无力之中,学会了坚强。尽管我是作为个人向委员会陈述这个故事,但这是南非多数黑人面临的普遍情况,我们准备作出这些牺牲。

我想联合国准备对伊拉克实行制裁,直到人质获得自由,也许直到科威特获得自由。因此,我不理解为什么当我们黑人仍然是被称作种族隔离的那种残酷制度的人质时,要取消对南非的制裁。种族隔离不可能改革,必须消除。我也认为如果南非不

能获得自由,世界其他地方也不能获得自由,因为我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谢谢你们听我陈述,希望我的发言能使你们了解如何从南非黑人的角度看南非。我们要的是一个不分种族、无性别歧视的南非。自由属于所有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请非洲之声的代表伊努尼·艾伦先生发言。

艾伦先生(以英语发言):感谢你们给我在特别政治委员会发言的殊荣。我意识到通过长期斗争赢得解放的乌干达革命政府承认有必要通过这条道路走向独立,而其他各方都未能做到这一点。我愿感谢贵国政府致力于消除种族主义、白人至上,特别是努力建成自由和统一的非洲。主席先生,我知道,根据你作学生和教师的广泛经验,根据你在此国任教授执教的学术能力,你对这种压制性制度的运行十分了解。感谢你允许我在你目前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发言。

我代表非洲之声协调委员会指出,我们请求本机构保持对种族主义、少数人的、不民主和压制性当局的制裁,该当局在被错误地称作为南非的阿扎尼亚人的家园,扼杀英勇的阿扎尼亚人。

历史表明,1652年,一群荷兰人集体迁徙,不作宣告、不经通报,未受邀请,出人意料地在非洲南部海岸登陆。因为那里没有人迎接他们,他们就狂傲地认为他们是受欢迎的人,土地是他们的。什么样的布尔人呢!谁给了他们这些他们从未拥有的土地的契约?从那个该死的一天起,阿扎尼亚人就被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他们进行了无数英勇的战斗,抗击这些土地掠夺者。这些被剥夺了一切的人民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他们的土地。但是,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自由而战,今天,他们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他们必须战斗。德克勒克先生,这个狡诈、欺骗和蒙蔽大师也向他的许多同类一样,喜欢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他领导的这个制度、这个白人至上的制度已经变了。但是,我们来看看客观现实,不要只听言词。我们来看看统治那片土地的压制性法律。白人至上的支柱仍然根深蒂固,完好无损。

首先,有1913年和1936年的土地法,该法剥夺了占这片土地上人口87%的阿扎尼

亚人的权利,使他们与这片土地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这两个法仍然原封未动。德克勒克先生变了,不是吗?但这些法律被废除了吗?

其次,有人口登记法。这个邪恶的制度将居民分成四个种族集团,自然,有白人少数在上层控制权力,多数人在底层。德克勒克先生变了,但这一点变了吗?

再次,有班图教育法。该法试图对年轻的阿扎尼亚人强制实行劣等教育。然而,这些英勇的少男少女在1976年以高昂的代价进行了战斗。这一点变了吗?有人对我们说,德克勒克变了。

还有议会的三院制,这些种族主义者企图用该制度吸收反对派的某些部分组成等次较低的实行压制的伙伴。反对派的绝大多数拒绝了这种议会三院制的合法烟幕。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告诉我们德克勒克变了。

还有班图斯坦。班图斯坦仍然原封未动。国际社会不仅谴责了而且也拒绝了将阿扎尼亚巴尔干化。听一听他们的话,听一听,但是,仔细考虑一下德克勒克先生的法律和行动。什么都没变。事实上,联合国应该称赞和欢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关于立宪议会和一人一票制度的进步和建设性建议。难道这不是你们所说的以多党参加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吗?这难道不是美国愿意用枪胁迫那些它认为不是民主的当局实行的民主吗?且不论其他国家,难道还要我指出尼加拉瓜来提醒你吗?

我们认为,只有在立宪大会的范围内才能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即公正代表权和起草宪法。鉴于几个世纪的斗争、无数的死亡和阿扎尼亚人民的真正理想,不完全做到这一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侮辱。如果说一人一票原则是欧洲人的一项权利,阿扎尼亚人民同样应享有这一权利。

有什么可对话的?有什么可谈判的?但德克勒克却说南非的制度已经改变了。

怎么能与有着拉牛车似的慢慢干事心理的集团讲道理呢?我是否有必要提醒本委员会,种族主义政权及其政策被联合国一致谴责为一项危害人类罪。危害人类罪是基于1948年12月8日通过的种族灭绝定义的一项罪行。头脑清醒、思维正常的人怎么能够与这样一项令人憎恶的制度的实行者坐在一起呢?只要德克勒克这个白人

至上的支柱及其压制性法律仍然存在,我们“非洲回声”将要求联合国继续对此加以谴责,并将继续支持制裁并赞成斗争的阿扎尼亚人民为解放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土地而必须采取的任何措施。这一立场的任何改变都是不成熟的。在制裁问题上,我提醒本委员会,联合国对古巴实行了几乎30年的制裁,但是,谁也没有说要消除这些制裁。

联合国大会必须支持加强各种斗争形式,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应该支持阿扎尼亚人民的事业。

我重申:今天在阿扎尼亚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一些不幸的、利己的种族主义同情者可能会到这儿来说,阿扎尼亚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事实吧。这些人声称已经取消了对政党的禁令。那又怎么样?这是微不足道的,简直是一种侮辱。这是一个残酷的骗局,是德克勒克的花招的一部分。党禁是解除了,但是各政党不能组织人民。即使它们能组织人民,人民也不能投票。这是多大的一个骗局。在国外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代表最近被拒绝进入南非,而在国内,立宪事务部长在与我们的国内领导人玩把戏,要求他们参加关于会谈的会谈。但是,所进行的唯一会谈是关于土地的会谈。

主席先生,我们吁请你及其整个委员会,在支持解放运动及其纲领和理由充分的要求中起领导作用,直到出现有意义的变化,即由阿扎尼亚人民决定的变化。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已经听完了最后一位发言人的发言。这样,本委员会结束了关于议程项目34的审议。我们的报告员将向大会提出本委员会的报告。

我们下一次会议将于明天,即11月28日星期三上午10时在第三会议室召开。我们将首先转入议程项目77,即关于新闻的问题,并结束这一问题的审议。然后我们将讨论议程项目75,即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在听取了关于这一项目的发言人的发言以后,我们将就载于文件A/SPC/45/L.27至L.33的各项决议草案作出决定,从而结束对项目75的审议。

鉴于明天早晨以及明天下午的发言人名单很长,我吁请各成员准时出席会议,这

样会议就可以准时开始,以使得我们能够完成议程项目上的工作。

正如我在今天早晨的会议结束时所宣布的那样,在明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上,本委员会将听取所剩发言人的发言,并就载于文件A/SPC/45/L.26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从而结束对议程项目76的审议,即整个维持和平行动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问题。我们已经作了安排,如有必要明天下午的会议将一直开到晚上9点,这样我们这次会议的工作就可以按期完成。

下午4点35分散会